

秋
燈
叢
話

昔陶九成著說郛易略詩
傳而外兼採唐宋說家言
終能瓌麗稱大觀矣然其
中或多窮悲感憤荒忽無
稽之言君子弗取焉余嘗
謂說家者流義近于史而

旨合于詩正是非以昭法戒
史之義也辨貞淫以示勸
懲詩之旨也此豈徒筆墨
馳騁誇異聞侈談助已哉
凝齋王君以名孝廉宰大
邑循聲著江漢間非窮愁

著書者比秋燈叢話一編蓋實
有見于人之厭常喜怪而思
因其勢以利導之也使徒執
格言莊論鐫于申之匪直以規
為禎甚且取以覆瓿耳今觀
此書層層入海市可愕可忻山

鬼如薤欲歌歆泣當夫孤燈
小閣冷雨幽窗或一往而情
深或正客而起悵其油然有
所感而肅然知所懼則雖雲初
諾臯之遺而有閔法戒有繫
勸懲非淺鮮也君嘗屬予序

其書畧題數語于簡端俾
世之閱是書者想見作者之
苦心知其近于史合于詩而
無徒以小視目之也

乾隆四十二年冬十月仁和胡高堂
題于武昌官舍之孫業齋

序

唐宋以來文人學士多以風流淹雅相尚生平遊歷所及目見耳聞隨其意之所至薈萃成一家言散璣碎貝輝映后先蓋小者之識賢者亦不遺焉戊戌秋吾宗疑齋先

生以所著秋燈叢話問序於余凝
齋為名孝廉天資穎茂學殖深厚
雅與當代名公鉅卿贈紵投縞賞
竒問難壯歲從伯仲方旭觀察西
園撫軍馳騁名會大都凡山川之
靈竒風俗之異同人物之蕃變無

不考據淵源言之鑿々至其篇中
往々還導揚忠節孝義之事歎咏
流連低徊不置樂道之誠出於天
性視世之小說家托語談諧媒褻
嫚罵哆其口而不顧理之所安其
立言命意之目去又豈可以道里

計耶 國朝商邱愚山竹垞諸君
子詩話名者不一家漁洋說部尤
膾炙人口凝齋世居犁育距新城
不千里先輩遺韻流風宛乎若接
語云海岱之隩代有聞人此鼎中
一齋也知味者可以識全鼎矣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下浣寶應宗
弟嵩高定堂甫題於東園之

藉山閣

星槎蜃市微茫幻景原多月
黑燐青來往精靈不少攬吾
家之良史千寶搜神探仙洞
之奇書張華博物故厓山不
語謂乾坤自有常經而禹敷

曾圖詎宇宙全無是事一自
鑿開渾沌蒙莊託以寓言道
入輪迴梵筌衍成因果壺藏
日月不妨元之又元墮覆席
蕉洵屬夢中說夢緊翻新而

齷故半是傳訛或捕影以捉風
強爲解事無關懲勸祇助談諧
從而效之抑又甚矣

有容先生烏衣公子斑管名
流文成則鳳起蛟騰藻掞則

雲垂海立孔文舉芝蘭滿座
益廣見聞荀勗慈棣芳盈朝
更諳掌故然而早登桂籍未
遂鵬圖因之留佐金昆暫依
蓮幕效黃州之說鬼剪鋒燭

以成書述厥新談無事乞靈
蠹簡出其餘技藉以消耗雄
心非同聽鬼唱於秋墳聊以
和鶴鳴於涼露奉諸忠厚覺
彼貪癡其事固信實可徵其

文亦雅馴可喜天地皆有情
之物妖自人興旦明無可遁
之區分由數定豈非謔：出
出諾臯之所希詳色：形：
齊諧之所未備者歟彼亥眼

光如豆井霞同蛙下士心疑
豎僞舌咋荒：雲棧爭知萬
石之舟燕：江鄉誰信千人
之帳遇賞育於特鑒庶幾心
則寫而心則藏驚雄辨於四

序
延謬謂姑妄言而姑妄聽揮
來塵尾但愁中夜螢飛播諸
雞林定有一時紙貴

乾隆戊寅嘉平月平原程董元度

拜題於潞河書院

秋燈叢話吾宗

凝齋先生所手

著也

先生少好學廣聞見從諸

兄宦遊四方足迹徧天下後以孝

廉筮仕三楚有惠政民稱賢父母

焉公餘之暇執一卷不輟凡目之

所見耳之所聞有所得輒筆之於

書積既久遂成斯編其大旨在於彰善癉惡使閱者悚目警心可以遷善而改過夫說部之興由來久矣自王子年拾遺記以及齊諧諾皋諸書類皆奇二怪二駭人聽聞近世說部不下百餘種亦復典雅

滑稽膾炙人口然不過資談柄却
睡魔而已於世道人心曾何裨益
是書所載忠孝節義可以興人之
善心邪僻奸淫可以懲人之惡意
下逮昆蟲草木無一不備皆實有
其事確有其人非捕風捉影之談

有合乎興觀羣怨之旨讀是書者
以讀三百篇之法讀之庶無負
先生之志也夫

乾隆歲次庚子小陽月睢水宗姪
正祺拜跋

秋燈叢話卷之一

福山王 槭凝齋著

淮郡山陽國學生程允元父勲著康熙庚子
貿易京邸與平谷劉登庸友善允元年甫二
齡劉女週歲相與締姻後允元隨父南返劉
亦出守蒲州越數年劉卒於任眷屬流寓津
門女之母兄姊妹相繼逝而程父子音耗杳
然煢獨無依名門舊族議婚者踵至女矢志
不他峻拒之屏跡尼菴童穉末由識面里人

競傳其事允元父歿後依兄嫂居訓蒙餬口
與劉女不相知者五十餘年堅守前盟亦不
另娶乾隆丁酉春允元隨漕艘教讀抵津門
聞劉女事踪跡之即其所聘妻也白諸官官
訊得實為主婚遂合卺成夫婦焉大吏上其
事於 朝 旌其閭余方緝是編成見邸抄
洵盛事也爰冠諸卷首

粵西李公梅賓康熙辛丑進士額正中有肉
凸起高寸許腹及兩股皮粗如鱗每遇大雷

雨則神致飛揚有凌雲之想雍正中任廣平府時河大決城四面皆水以土掩門樵蘇不得出入危在旦夕李設祭城頭大言曰梅賓奉命來守是邦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今不浸者三版矣皆太守不職所致願先死巨流中言訖聲與淚俱踊身投下吏民爭持之水驟退城得無恙後調天津守擢山東運使所至皆以廉能稱尋予告歸廣平民思之建祠於南郭外龍王廟側一日邑人夢新龍神

到任視之李公也後晤粵西人云公果以是
日捐館

豐潤董氏兄弟三人以富稱族人子有不檢
者三人倡議告廟數其罪而縊之夜夢其父
詈曰爾等輕戕人命上千天和已得絕嗣報
矣三人夢僉同其季深自艾悔而兩兄以妖
夢置之未幾三人所出相繼歿季益懼值歲
大饑鄉里多流亡者告兩兄曰吾等已顯受
天罰阿堵物守此奚益莫若散之鄉里庶可

稍減罪孽也弗聽季遂發藏粟減價平糶恐
商販藉以謀利合五穀雜而市之來者皆計
口授升斗遇赤貧之家則不取值賴以全活
者甚衆復夢父謂曰爾仁心及物可釋前愆
更當勉行勿懈季益砥礪成善士連舉九子
登科第列黌宮者居其半至今仕宦不絕
揚州都天廟頗著靈異禱者雲集有某寓廟
中屢祈無所驗偶被酒詬曰我寓廟已久杳
無感應神烏靈言訖昏卧夢神責曰窮通有

數爾不安分反詬我乎發儀徵縣笞三十甦
念儀徵去揚州六十里不為意一日有白衣
冠哭拜於地者視之甥也云母已故候舅氏
舍殮甥儀徵人某憶夢中語不肯往甥懇求
不已因念甥鄉居且臨水次舟中往來可無
虞乃強行暮抵甥舍出如廁瞥見紅燈兩兩
循河干而來則儀徵宰也驚愕急奔騶從呵
之行愈急宰疑為盜執至某以探親告甥亦
力為之辨宰固詰之乃述前夢宰曰既蒙神

示數也命隸責如數焉

康熙丁酉東省鄉試德州祁生子徵以二塲
違例被黜鬱鬱不自得十四日夜被酒獨卧
歷下亭廊間月明如水輾轉未成寐忽見畫
船簫鼓自葦中出泊舟登亭有偉丈夫三咸
蒼顏白髮風概非常攜一麗人共席地坐亭
中童子陳酒榼於前一客曰今歲又丁酉矣
尚記與王阮亭賦秋柳時乎一客曰恍惚昨
日事往來代謝可勝浩歎一客遙指岸上曰

此季木先生宅滄溟白雪樓向在韓倉後建
於此余弱冠鄉舉時曾從季木先生遊今且
百有餘年明季樓燬於火又改建趵突泉上
矣命美人歌以侑酒酒酣歡甚咸曰不可無
詩以記之一人詩先成命童子取筆硯題壁
上朗吟數過其二人及女郎以次屬和各書
諸壁初假寐伺之心頗疑訝不敢出聲女郎
回顧見祁拂袖曰可行矣談笑登舟而去祁
起視壁上墨跡未乾不著姓字其詩曰四大

飄然一葉身。昆明留得劫前塵。同舟仙侶知何處。只有南山似舊人。鏡裏亭臺夢裡身。詞壇白雪早成塵。重來下令偏多感。且把金尊對美人。當年曾現宰官身。滄海茫茫一撮塵。莫話大羅天上夢。浮名偏悞後來人。一串驪珠掌上身。可憐寶鏡久生塵。紅衣翠蓋亭亭影也。學凌波微步人。祁歷歷誌之。天明漸就磨滅。日出杳無字跡矣。

先曾祖 贈光祿公芳型碩德備載邑乘姑

錄一二以徵我後人食報所自明末余邑數
不登崇正辛巳大饑公分家之半煮粥賑貧
柴薪竭撤屋材佐之全活甚衆邑西北鄙逋
賦數千金追比無所出皆代為完納又諸社
欠兵米千餘石軍檄星馳而野殍載路邑令
吳公無所措公慨然助米如數事訖將徵還
公曰饑饉若此安所得米吾憐此里社之復
死追呼耳先後等死也非吾初心請盡捐之
吳公嘆賞書數語贈曰國課虧矣賴爾輸完

民生鮮矣賴爾安全爵爾所羞祿爾所慚天
道福善報爾燕山後以伯祖大司農貴贈
如其官壽至八旬有二襲鑠善飯一日微疾
家人環侍曰見有綠袍銀鎧人跪我前殆不
久乎沐浴具衣冠端坐而逝是夕里中有陳
李二生挑燈對奕陳出溺久不至李疑其託
故去尋及戶外有物蹟而踣燭之陳也瞑目
僵卧移時始甦云適溲溺忽見羽衛軍騎簇
擁而至王公端坐車中詢所往騶從呵曰公

赴任神州爾何敢褻衝前導撻之遂昏去初不知倒卧於此也

山左某中丞患痢危甚百方不能療乃徵醫諸郡福邑以安某薦而安正患痢堅不肯行令已具報強之往中途宿旅店渴甚索飲主人以熱水一盃飲之痢稍止詢所飲何水主人曰適煮蔓菁取汁相餉耳安索數甌携之遂飲數次病全愈抵省謁中丞病與已同取汁煮藥服之遂痊中丞德安厚贈而歸

予邑有童子夏日浴溪河中忽覺身栩栩然
離水面寸許後每浴起漸高心竊喜為飛昇
兆日往無間父母怪而詢之弗告也一日再
往浴高幾丈餘益驚異之忽仰視見山崖巨
穴內一蝦蟆大如斗垂首下吸乃狂叫墮水
亟奔而歸不復作凌雲想矣

粵東何某與同年陳某交最篤何將死囑其
子於陳曰此子亦聰俊可教但性近佻達恐
不能自立幸兄念交誼維持督教之俾勿敗

我家聲感且不朽何死其子果浮蕩不務正業陳每正色規之不聽浸與陳踈陳知不可化誨遂薦一狎客與之遊客善伺人意指何子意之所向莫不先意迎承凡襦蒲雜戲與夫聲色之奉狎邪之遊靡所不為家財將盡客復勸鬻宅產及書畫古玩器物售主皆客陰致之閱數歲家貧妻死客旋亡去而何子孑然一身矣陳使人招至家勸同兒輩習舉子業學稍懈即使子弟家人輩譏誚以激勵

之何子因此發憤文藝日工將秋試以資斧
缺乏難於啟齒陳一日宴客親朋畢至延何
子上坐命取一巨冊至謂曰承尊翁見託奈
爾少年豪氣非可以口舌爭故陰使客縱爾
所為俾備歷艱難庶幾知所懲創其實所售
諸物皆予輾轉購得之即客所釣取君家財
賄亦在予處彼即稍有染指統計之十不失
二三冊具在可覆按也今幸不負所託天牖
爾衷飛鳴之期定在旦晚余有弱息願奉箕

帝試畢徐議合卷向所稱狎客者亦出謝罪
何子潜然感泣不知所對親友無不稱陳公
盛德是科果獲雋歸而續絃於陳始赴公車
焉

安邱紀生雲會敦行士也家突遭狐祟冠履
衣服輒栩栩自動或轉瞬裂碎甚苦之而無
如何一日紀自外歸有物卧梁上大如犬知
為狐擊之墮地旋失所在自是狐益肆飲食
皆雜以穢污婦女簪飾竊取一空裙褶多掛

之樹杪紀憤甚遍訴諸神無驗值大雷雨紀
赤身跪水中仰天呼曰苟謂無神天何雷雨
如曰有之紀某無辜遭妖侮若是而冥漠不
聞神靈之謂何俄見雲中有巨掌下垂大如
箕指粗如截筒往來摸索攫取一瓶作旋繞
狀頃置院中巨掌倏沒紀裂布封瓶口置沸
湯中煮之唧唧有聲久漸寂然乃瘞諸郊外
妖遂絕

明末河南某媼蓄一棺封置空室逢朔望親

往拂拭每啟戶輒見柴衣人長尺餘立棺上
諦視無所有不解其故後吾鄉王公子房開
府中州值流寇犯汴公沒於陣家人知媼棺
美重價購以殮遂應朱衣之兆

萊郡某自陝歸過太行嶺下見羣鳥飛翔至
山畔輒跼跼下墜異之策馬陟視有蝦蟇濶
丈餘昂首上吸飛鳥俱墜口中某大驚馬亦
辟易挽轡力策乃得下

楚省黃氏女字李學博士藩長子端端體羸

而力學疾日篤女父母頗憂之無何端卒女
夜夢端來垂涕作別醒以告母遣使馳問使
歸甫及戶倉皇躑蹶女急進曰無須言兒夢
驗矣一慟而絕移時始蘇泣請奔喪母不許
請益堅乃攜之往女哭奠夫靈即請留居李
室終三年喪母婉言促歸弗聽晨昏事姑甚
謹撫姊氏子為夫後數月而殤女椎心泣血
竟喪明聞母疾歸省以手捫母頤相抱悲傷
越日女亦病復夢端命僕輩以車馬來迎泣

謂母曰兒以省母故竟死於此然齋志已久
願以櫬歸李氏遂不起學博客京師歸則女
歿已數月竟葬母族矣聞而哀之往視其墓
澆以酒墓忽轟然若霹靂聲土裂棺露枕木
盡開女貌如生麻衣被體蓋生服夫喪至死
不除也學博悲悚交并乃易棺改殮而合葬
焉

江南某禪師道行精深語多奇中有舊家子
某貧甚詣師求謀生策師曰無他術惟盜可

醫貧耳某訝其言師曰無害第從吾教今夜
人定後持梯入某大姓園中必有所得某如
師指踰垣入見高樓上燈光隱隱乃潛伏簷
際於窗外窺之床帳箱篋俱極華好而寂無
人聲移時一少婦至據床兀坐凝睇若有所
思頃啟箱揀裙衫嬌艷者著之復臨鏡妝梳
盛挿簪翹妝甫畢瞥見一矮人向婦揶揄婦
陡作戚容潜然淚下即解帶置梁上矮人往
來導引婦遽投繯某失聲大呼破窓躍入解

其懸舉家聞聲趨視婦已昏去力救始甦其姑見某訝曰子何人何以至此某爽然自失備道其故姑曰師豈誨盜者必知我媳有此厄假君力救耳君恩人也貧何傷館於家察其樸誠出資使之營運遂成富室

余長兄東牟雍正中任楚省監司元日偕同人赴會城謁制軍寓古剎有火頭僧敝衣垢面飲食無節寺人皆厭之時殿前有古鼎可容數石衆戲謂曰爾善飲亦能盡此鼎乎僧

笑應曰能乃命沽火酒注鼎中僧掬飲立盡
神色自若既去復回謂衆曰前酒暫貯皮囊
耳今請還之言訖昂首舒頸以左指抵上脣
向空而嚙高出數丈儼若長虹良久乃滅衆
方知其異也次早訪之已遁去

灤州汪邁陶明末諸生也赴歲試中途為流
寇所獲以其文士命司簿籍汪佯應之尋俘
一女子至頗娟好強汪納為室詢之乃灤州
某村民女也遂分床寢一夕乘諸賊醉卧為

妻于易衣冠携之潛遁抵某村訪其居止叩
門而入其母自失女後日夜啼泣見女驚喜
交集問汪姓名不告而去後應順治戊子鄉
試卷幅忽汗鼻衄時已晚不及易裹具欲出
一叟立簷前曰三載辛勤何自棄也汪告以
故叟曰易易耳舉袖拂之血跡頓失汪驚詢
所自叟曰予某村女父也感君高誼聊效結
草之報耳言訖而滅是科預鄉薦江南某中
丞聞其名延入幕府頗蒙信任適讞重案犯

家啖汪三千金求為援汪毅然曰吾有子方期遠大肯以糞土物刈吾蘭桂乎卒却之後其子成進士迄今書香弗替也

予少時見一行脚僧來村募化年七旬餘面多創痕若金錢傷者詰之憮然曰少時無賴好與不逞之徒遊適有某大姓婚娶妝奩豐盛填溢街衢遂糾黨夜往劫焉歷重垣始達寢室門已扃燭光熒熒外射穴窺之新郎已就枕新婦猶兀坐床頭乃揚言曰我輩乏

資斧造府相求可否惟命新郎惶懼以被覆其首婦從容下床開箱篋衆意其持物相贈也旋見出衣二襲窄袖短襟刺繡華莞婦結束畢持又一柄滅燭啟戶呼曰鼠輩敢來辱吾刀仗乎衆不敢入倏見白光一道自內出婦已躍戶外立院中矣衆圍繞擊刺婦往來馳突連踣數人衆大駭各抱頭竄余自恃強梁獨相持漸不能支乃踰垣走婦已尾至捷如鷹隼相繼而足許倉皇失足墜甬巷中為

荆棘所絆不得出婦連發數叉余創甚垂泣
哀懇婦叱曰姑貸爾命乃得脫重傷遍體
匍匐而歸數月不能起因棄宿習薙髮空門已
四十餘年矣

海陽鞠生慕周訪友錢塘夜夢泛舟西湖見
舟中先有兩人對奕正欲詢問復一人乘畫
舫而來風姿瀟灑搖箴吟曰漠漠烟波畫裏
傳兩來齊駕採蓮船蒲團一個三升酒誰識
人間有散仙○聲音清越餘韻悠然奕者停子

顧曰君知否此回道人也鞠返舟追之相離
咫尺終不能及忽波濤洶湧人舟俱杳再顧
奕者亦不知何往鞠乃驚寤

乾隆戊子楚北鄉試有士子某入闈忽見亡
妻坐號舍中大驚趨避他號妻復在焉如是
者三不禁狂呼官詰其故以病發辭乃扶出
衆詢其無病狀怪而問之士悵然曰此固由
余薄倖亦緣窻友某媒孽所致今悔無及矣
衆詢所以曰友與余少相謔謂余妻不貞於

母室余信而欲出之妻憤極自縊未幾友見
亡妻索命歿今復見祟冤孽相尋不可解矣
遂絕意場屋以諸生老

園丁孫鳳勤於灌溉積蔬錢數十貫夜半聞
羣馬奔嘶恐蹂躪園中菜起逐無所見甫就
枕復聞如前跡之絕無踪影惟見村邊草舍
中火光隱隱就視之羣小聚博方酣邀孫入
局連擲敗北計積錢已罄怏怏歸寢而馬聲
闐如矣

喀太史爾喀雍正中奉差楚省過洞庭見飛
鴉往來檣帆間喀素好彈雀不禁技癢舟人
動色相戒為洞庭君使者犯則禍立至喀哂
其妄彎弓彈之鳥即星散旋覺頭目森暈體
寒熱不可忍咸謂神譴強喀詣廟謝過甫入
有物自神櫺滾出乃彈雀丸也大驚稽首再
拜回舟病立愈又楚鎮某陞任粵西渡湖舟
人以賽廟請不許且多慢語中流狂飈頓起
舟簸蕩波心而內眷船飄泊落後正窘迫間

忽一尸附船過諦視其妻也痛不欲生復見其子亦順流而下益悲憤欲投湖者數衆力勸止頃之舟已過湖將泊岸聞鐺聲自林間出蓋其子到已移時適登岍射鵠為戲合舟固無恙也始悟神幻形以警急泥首謝焉

滁州秦紹觀簪纓舊族青年博學而家中落其父在時為聘富室姚氏女貧不能娶姚陰有退婚意女知之遂抑鬱卒塋祖墓外以乳媪附焉一日秦策蹇行山中遇大雪天且暮

離村落頗遠山故有虎怖甚遙見古柏一叢
旁有茅屋數間環以竹籬微露燈光急就之
一媪迎謂曰卽君深夜獨行不畏虎乎秦以
失路告且求假宿媪延之外室坐定詳問里
居媪曰君卽秦卽耶姚氏女父令改適逃而
居此老身是其乳母所謂死者誑君也挽秦
入內室見一黃瘦女卽坐床上媪告之故女
悲不自勝媪曰此天緣也為煖酒合餐遂同
寢天將明媪促之曰此地不可久留秦披衣

起女繾綣不忍別聞窗外驢嘶聲出視東方
已明逡巡間房舍頓失惟兩墓在焉雪地中
畫一大圈即昨所見竹籬界也圈外虎跡無
數悵然而去行數里始有居人細詢之古柏
叢中為姚氏祖墓外二小邱則塋女及乳媪
處也後秦成進士歲時祭其墓遇 覃恩以
原配請 封焉

江夏儒生洪應召之妻王氏美姿容工文辭
適洪半載而應召病氏刲股和藥以進不愈

尋歿氏一痛幾絕殯後即獨處小室雖三尺
童莫覩其面族衆有涎氏產謀奪其志者氏
以死自誓而衆謀益熾乃泣訴監司殷公公
見氏年少諭之曰矢志固佳守節非易且青
春淚眼能保不渝初心乎氏聞言容色頓變
出所懷利刃割耳擲案前血濡襟裾公肅然
起敬以鼓樂送歸為之選嗣於族并撰詩嘉
其閭氏撫嗣子入泮孫六人皆成立卒年七
十餘孫為請坊旌其墓墓聯有股膏耳血

傳千古 鳳詔 龍章賁 九重句為士林
傳頌焉

予邑當夏秋之交溪水暴漲沿河樹木多被
冲刷兒童爭取之以為利邑南張家村有两
小兒見巨木長數丈順流而至遽泅水跨其
上視之鱗甲生動儼然龍也駭極欲下而迅
去如飛一兒號曰死不足惜其如老母何言
訖忽擲於岸一兒噤不出聲竟負之去
平原西南五十里有市鎮曰腰站東二里許

即古繹幕縣也縣久廢謂之古城城無雉堞
亦無居人春時陽氣薰蒸烟霧中常見樓閣
房舍若海市然土人呼為坡市張環樞者平
原人有事於腰站天將暮頓迷路徑惟向人
烟稠密處縱轡而馳俄至一城郭入之市中
燈火鱗次居人衣冠俱非時式心甚驚疑下
馬問路居人曰城門閉矣安得出忽見儀衛
騶從甚盛曰王至矣路人咸屏息不敢出聲
王在輿中見張問曰何處人張以實告王曰

客也命左右送賓館憩息張道謝上馬轉過
一街向西若官衙然顏曰寅賓館有戕冠博
帶者肅張入供帳華整張與揖讓畢方欲細
詢其人搖首曰不須問也即命歌妓侑酒八
人皆殊色所歌者不類人間聲但覺宛轉可
聽內一衣紫者年最少光彩動人張屢目之
其人曰客且休矣紫雲可侍客寢一拂袖諸
妓悉散其人亦辭去紫衣者導入內室解衣
共寢纏綿殊甚贈張一指環色如碧玉而質

似水晶可療心痛朦朧熟睡聞耳畔呼曰
可起矣張驚起紫衣人已不知所之惟一隸
控馬立堦下張上馬城市館舍頓失所在急
鞭馬行遇早耕者詢之始知為古城也然所
贈指環尚在遇心痛者煎水飲之立效後數
年泛舟大明湖同人傳玩偶失手墮湖中不
可得矣

上虞娥廟香火甚盛士女祈拜者雲集有
無賴子見少婦跪於前私以指度其足比衆

散去獨號呼不起廟祝視之則兩指貼地如膠粘然知其遭神譴也代為祈禱移時始開而兩指遂僵直不能屈伸矣又萊郡叔嫂二人素通於室結伴進香岱嶽礙衆目不能遂其欲乃與嫂謀登岱日偽為疾作者屆期行及山畔嫂呼腹痛不可忍咸信之令叔扶歸逆旅遂偕至岩穴深處私焉衆返寓不見其回復至山畔競覓無踪方疑訝間聞有喘息聲跡之兩人交股而卧力撼不能解因置諸

床而覆以被舉之歸沿途知其事者競來聚
觀兩人悔恨欲死終莫能轉移及抵家宗黨
醜其行乃告於族而活瘞焉

漢陽兆太守云伊祖在盛京時嘗結伴入山
採葠偶迷路與衆相失繞尋數日不得出而
糗糧已罄自分不免遙見密箐中炊烟騰起
跡之得石室有老嫗坐門首因告以失路故
并求食嫗不答以手指屋內者再入視無所
有惟釜中煮白石累累疑懼不敢啖但挹水

飲少許覺精神陡發頓忘饑渴知為異人也
正欲求其指示俄見一巨人髮垂至背腰間
綴樹葉如裙搖曳而來益惶駭祈救嫗招與
語喃喃不可辨巨人跪而頷之即起拽之行
迅疾如飛約食頃乃擲諸地倏忽不見審視
已出故道矣尋同伴跡至述所遇復回覘探
則荒烟蔓草雲霧羃歷而已

乾隆壬申七月長山大雨浹旬有龍墮東郭
外長數丈大寸餘圍首如牛額下碧鬚累累

鱗甲皆白閃爍有光頂微凹大如盤一蝦蟆
伏其中時出跳躍頃復入闔邑聚觀縣令命
架棚覆之經數日忽雷雨暴作乃飛去
睢州黎國奇明末進士官縣令正直剛方為
鄉里之望春日肩輿赴友人飲中途值風雨
猝至雷電交加趨避大樹下陡見一物長尺
餘毛茸茸然自頂下垂不辨面目向之顰顰
戰栗有求援狀黎曰何不入輿中暫避耶物
即應聲竄入而雷霆迅疾電光激射旋繞左

右良久乃散物亦遂巡去晚歸見一獼猴跪
几前曰我輩雖修鍊多年至五百載必遭雷
劫或遇義士及顯爵者皆可庇免公正人也
脫我大難沒齒弗諼願服役左右以申啣結
之感自是相隨不去凡有驅使千里若瞬息
或值休咎無不預報黎幼子赴省試謂曰能
入闈探試題否猴諾而去頃之踉蹌趨至曰
幾不獲與公相見矣詢其故曰甫入闈為周
將軍所窺持刀趕逐我踰垣急遁倏已追及

暴刀破之。墻中墻角我歸。俸兔後子自省。曰
去聞墻東南隅無故崩塌數丈。即猴所云之
日也。相從十餘年。黎一日偶染微疾。猴曰公
數盡矣。宜備後事。如其言。閱月而歿。殯日衆
見一巨猴伏塚哀鳴。即之頓失所在。

秋燈叢話卷之二

福山王 槭凝齋著

康熙初咸陽西鄙有明經某為冥府十王之一人初不之知有村民與明經拱揖忽自批其頰云無知小民敢與王抗禮衆始覺其異競問陰曹事不答堅叩之乃曰有一事言之無害且可風世近奉勅訪求山東左公懋第至古廟中偕一僕在焉遂同諸王護送帝庭仰視瓊闕璿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

遠若近不可測量及入門有星冠嶽帔者二人唱左某進十王陪進歷數門唱名如之最後至一處唱左某進十王止步余同諸王肅立以待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氲飄忽不斷而已有頃賜諸王茶余亦欲飲諸王止之曰公陽魄飲此恐不能回也昔予族人赴陝歸述其事如此嘗聞父老云左公盡節時有僕夫左春者持刀越級而登衆呵之呼曰我公今日升天當隨往言訖自縊隨司之僕殆其

人與

順治間京師正陽門外有相士某風鑑如神
長安貴客造之者輟相擊也武定李文襄公
時官侍御偶往訪焉相士見公倉皇莫知所
措屢叩之張目不語公笑曰蠢人浪得名耳
乃去蓋某本不知相有狐憑之故所言休咎
多驗文襄至狐忽遁匿某遂不能對已復見
狐責之狐曰此非常人也他年位無將相身
後有金甲神隨護我焉敢見耶

淄川農人杜某畊田郊外地忽陷塌露古墳一座周圍壘以細石鏤刻花鳥倍極精工碑勒大元從事郎李公墓杜以孤墳無主乃拆石而徐鬻之一日晝寢朦朧間見卒來拘隨之去須臾至一廟鬼卒羅列神上坐叱曰爾何得毀縉紳房舍杜稱冤神云我已勘實爾拆鬻將盡尚敢呼冤耶乃悟辨云某僅拆其石棺固無恙也神怒命責之仍令修補完固杜醒兩股創甚不能起而鬻石之資已罄遂

置之復夢卒拘去神詈曰爾何敢抗違若是
責如前痛楚加劇呼號不已乃匍匐告貸修
砌而掩焉

予邑農人柳某耕田東郭外得古鏡明晦各
半寒光刺骨照之耕牛皆具人形已乃驢也
怪而碎之石

海陽馬孝廉楊潛心周易卜筮頗驗偶山行
避雨廟中有老人先在長幹修髯顧盼雄偉
馬異焉與之談言詞淵博因及易理老人曰

君亦習此耶出囊中書示之詮解深奧非意計所能及馬稽首求教老人為剖析精義且囑曰宜守三戒勿占國事與婚姻詞訟也違之將致禍臨去持書贈曰演至蒙卦當見還自此卜皆奇中恪遵三戒不敢渝戚某因婚涉訟求為決疑馬堅不允戚強求之占遇山水蒙大驚擲筆起書亦尋失雍正癸卯鄉薦後未嘗試禮闈自言甲榜無分終身亦無官祿僕僕道途徒耗資斧耳屆選期不赴終老

於家

京師緞行劉某山西洪洞人正直不苟與黃
村莊頭李某善值李誕日劉往祝途遇主僕
二人衣冠甚偉跨二騾詢劉何往告以故曰
余黃姓行四官主政亦欲往祝遂同行忽西
北雷聲殷殷劉恐雨沾濕急策馬前進黃迤
邐在後相去半里許劉回望疾雷過處兩人
輒倒立鞍心張兩足如箕雷旋退如是者數
劉大駭馳至李門黃亦踵至李邀入叙賓主

歡雨大作賓客皆留宿李以黃與劉偕行設榻一室劉疑道中所見辭欲去李強留同宿及夜雨霽月色朦朧劉輾轉不成寐見兩人頭忽如獅藍面巨口徐徐伸頸而起懼欲喊不能出聲俄一人躍而前以手量其軀旋躍去復一人來亦如之須臾偕來嗅其身殆遍若將吞噬狀劉驚悸欲絕倏有紅光濶三尺餘自梁間下垂扼妖前妖躍而左光隨之左妖躍而右光隨之右隱隱若道家靈官像相

持久之聞戶外喝曰伏魔大帝至門忽自開
二妖倏化為蝶大如扇將抵窓隙適覺有物
如砂飛撲而來蝶遂落地而劉亦昏去矣比
曉李起視客見劉死榻上黃主僕不知所在
窓下惟鮮血二泊以薑汁灌劉醒詢得其故
訝之視廐中騾固在遣人覘黃安然無恙云
昨欲來祝因兩騾忽失不能行故中止耳
臨川韓氏同邑江紫雲妻也家貧早孀生遺
腹子道智比長為擇配陳氏踰月而道智病

卒氏與姑相依為命以鍼管佐晨昏值歲饑
米價昂貴山隈產白土膩可食俗名觀音
粉里人多掘取以療饑氏計十指所出僅足
供姑膳乃取土自啖不令姑知久之食過多
得脹滿症遂不起將死諄囑鄰婦曰痛不能
事姑天年飲恨何極切勿語我食土故恐傷
姑心語竟而絕無以為殮姑守之日夜悲號
時當炎暑尸儼然若生蠅蚋不敢近越三日
復甦遠近神之皆以為苦節純孝所感云

溧陽太學生黃龍川自射渚策馬入城至燕
山之麓方欲入寺稍憩忽風聲怒號雲垂四
野馬遽伏地不敢動黃鞭之不起俄覺鼻間
腥氣不可忍有蜻蜓無數飛舞而過又有白
蛛如斗大自空墜田間時滿田皆青秧蛛一
下即劃然成河未幾蛛復一吸而上隨吸隨
落凡五七下上則白浪滔天矣黃魂魄俱喪
疑屬夢境而視其馬故在因亦伏地以俟見
一物首如水牛徐降河際四圍之水無不沸

騰而去其鱗開闔閃爍旁有雲氣擁護瓜尾
俱不可見納數刻許此物遽上躍旋見白蛛
投下起落復五七次河形頓失彌望青蔥仍
秧針滿畛也黃衣盡霑濕乃力牽其騎振策
而歸

宋監司越初名鉞烏程人應府試適吏填卷
面悞作越父欲令改正問塾師師曰逢戌則
走此佳兆也是年入泮乾隆戊午領鄉薦戊
辰成進士官刑部主政又十年戊寅陞郎中

在部有聲旋授福建驛鹽道及戊子歲以疾卒於官終身事跡不出逢戍則走一語洵有數存焉

通州城西鬼王廟神腹內裝塑金珠夜有偷兒盜取置囊中將遁去忽聞然有聲雙扉自閤偷兒急發扃一巨掌大如箕毛茸茸然攔之不得出駭絕仆地黎明僧起見而呵之乃遺囊而竄

萊陽張某宅前明舊宦第也常有鬼物出沒

聽事中宿者輒病海陽李望石先生未遇時
愛其爽塏欲居之主人告以故不聽乃設榻
其中夜半覺陰風颯颯瞥見朱衣人悲惋叱
咤徘徊堦墀間公呼曰爾後嗣式微不能振
堂構業何預人事且興廢數也君何不達而
戀戀此數椽乎言訖朱衣人俛首却步臨堦
而沒自是闕然

明末予郡村人某家貧無聊以博為業一日
大雪有道人可宿某殷勤款留越三日未霽

待之無倦色道人德焉詢知其親未葬謂曰
我頗通青烏術當為卜一善地既霽引至某
山曰此處頗吉葬下數尺發雖遲而數甚長
若上尺餘百日內當發財鉅萬三年後即不
振矣某貧甚欲速效遂葬於上葬後屈指三
月餘毫無徵驗且疑且盼中夜聞樞門聲甚
厲啟視之縣役也云奉票來刻不可緩某謂
博事發踉蹌隨往則以奉檄開礦欲募人董
其事有薦某者故召至即令督衆開採獲利

無算後以人命波累貲財蕩廢三年後仍孑然一身耳

掖邑林寶林者與其表弟趙某每夜至郭外逐燐火以為戲一夕出北郭見燐火熒熒大如斗競逐之遶城而走其光漸濶洎至城東飲馬池張姓園圃中光益閃爍肆射兩人愕視間忽砰然有聲火光散亂現一石槽長丈餘七八人圍坐其上杯盤畢具酣歌縱飲未幾復響震如前仍化燐火而去望之漸滅兩

人驚悸而歸遂罷逐憐之戲

吾鄉先達某公少時豪縱不羈春日郊遊悅
一村婦美誘而私焉為其夫覺逼婦投繯夜
夢神責之曰爾祖德頗厚他年狀元宰相也
何不自愛而有負心之行已鐫職三級矣驚
覺遂深自檢束後成進士歷官卿貳負重望
咸以台輔期之公憮然曰予祿位其終於此
乎舉前事向人言之不少諱未幾以論事被
謫終於戍所

濟南主政某臨流濯足忽見足甲內有物如紅絲一縷隱伏肉際而殊無苦識者曰此蟄龍也自後每陰雨覺蠕蠕動某患之砌石建樓高峻鞏固南向留一穴雷雨時輒伸足穴外待其騰躍歷三年矣一日暴雨忽雷起樓前甲內紅絲頓失足依然無恙也

寧海李道人者大司空繩其公族弟也遯跡黃冠多道術公官侍御時道人千里來謁適寒威凜栗朔雪紛紛公方重裘擁爐道人披

蓑跣足坦如也公冢子少年英異登賢書賀者盈門道人曰孝廉公宜從我遊不然福不永公嗤其誕不數年果病歿公偶與客談及閩荔甘芳味甲諸果道人笑曰公思此耶姑取一枝相餉命童子捧盒立戶外少頃啟視鮮荔累累宛然樹頭初摘也萊郡沙河波流浩淼往來病涉李募建成橋長數百丈方興役時庀材重大運致頗艱工役以告道人跨石上鞭之舁者瞬息達河干匠役常蔬食以

為苦道人垂綸河畔頃刻得魚數尾烹以啖
衆有存其餘者越宿取視柳葉也其他異跡
不可枚舉橋成趺坐而逝

婺源某孝廉頗負時望鄰邑聘修縣志有公
舉兩婦人節孝者哂曰不嫁易耳奚足奇
擯棄之癸丑春赴禮闈過泰山下宿旅舍夢
兩婦戟手相向曰我輩茹藥飲冰所得僅此
虛名何物狂生乃謂易而黜之耶今得請於
帝矣某驚覺告諸同人咸謂夢境恍惚不足

憑及入闈三藝成將脫稿兩婦忽至詈曰今
科本應掄魁入翰苑因爾妄肆雌黃革除已
盡尚望終場耶共執其筆不得下乃狂呼徹
夜自碎其卷而出

天津李某愛習採鍊每延方士講吐納之術
弟某聞之曰此大丹也吾身自具陰陽罔識
源頭遂誤用耳於是仿其法潛修經年夙有
足疾艱於步履一朝頓愈謂兄曰明午將遠
行當以爆竹數百枚贈我兄不解姑從之乃

自扃密室中。戒人勿往。窺至午。聞室中砰訇不絕。兄潛覘焉。其弟席地危坐。以爆竹圍繞左右。俄鼻中有物黝然粗如指。徐徐下垂。甫及寸許。燃爆竹震之。輒縮入。如是者數。乃無所見。既而啟戶。謂兄曰。何違吾戒。若他人則危矣。沐浴更衣。跣坐而逝。有戚某赴蘇貿易。路過維揚。遇於平山堂下。輿馬僕從倍極都麗。問所適。曰。久疾不瘥。聊徜徉山水耳。立談移時。乃別。戚歸家。往候云。某日已長逝矣。憶

維揚晤語時不爽晷刻也

陝西薛侍御尺庵設帳樂邑從學甚衆己卯
場前占及門得失卦辭曰眇能視榜發本闈
中宋芷壯闈中潘同善兩人皆短視同人常
以眇嘲之

予族人某元旦殺雞為饌方舉箸忽神思昏
然恍惚入城隍廟見神坐堂上一雞躑躅堦
前神曰雞訟爾某曰雞固人間所食奚訟為
雞訴曰元旦令節獨不能少寬一日乎神曰

元旦縱口腹害生命何云無罪雞言是呼卒
笞之乞貸不許忽見先伯祖肄三公登堂為
之請神乃宥伯祖囑曰歸稟我父前有驢墜
井係我攝取非諸童罪也時先曾祖年踰耄
耄常跨一黑衛往來鄉里數日前驢飲水井
畔墜而死以家僮不謹嘗責之族人甦言其
故遂釋焉

海陽李太史海若少司馬望石先生冢子也
少年豪邁不羈阿堵物頗不甚惜先生每裁

抑之囑司鑰者不得任支取一日觀劇梨園
見坐中數人有歎噓者異而問焉曰我輩邊
省人春闈被落貧不能歸觀劇觸情不禁悲
從中來耳詢其未歸者約百人公慰之曰此
事易易且盡今日歡傳語諸君某日集慈仁
寺當具薄贐助行裝屆期向司鑰者索千金
時先生待漏朝班以不敢擅發辭公不聽強
持之去方諸人聞公言疑信半之識者曰李
君氣岸不羣言詞慷慨似非誑語者盍同往

覘之至則公已候久矣計程途之遠近給以
資斧諸人欣然拜謝公亦長揖而去先生退
食司鑰者惶悚請罪先生喜曰吾所靳者浪
費耳今用得其當區區千金奚足措意聞者
無不高先生之風而重公之義始先生之巡
鹽兩淮也有年家某應賠官帑萬餘金囊橐
罄如而吏追頗急與妻孥謀曰非李君不能
活我乃夜遁維揚告以故先生唯唯即命酒
縱談契濶某欲再申說而樂奏堦下笙簧

盈耳相與品題伶人優劣勸酬笑語竟不得
畢其詞夜闌宴罷先生已酣醉而入寢矣如
是者累日某窘甚寢食靡寧忽傳家奴至色
頓變以為官逮也詢之乃知先生已命人代
交官項復以三千金遺其家色始定泣謝曰
先生盛德求之古人未有匹也

予村西磁山有童牧牛其上倦卧巖畔見巨
蠍與壁虎鬪虎被蠍螫憊甚奔竄石隙中踞
一物若吮咂狀俄頃雄健勝前輒赴鬪鬪被

一復躍入石隙牧兒怪之諦視所啞乃一小
石卵大如彈丸色殷紅瑩潤可愛因擊碎之
未幾虎受傷而歸覓石卵不能得蜿蜒拳曲
而斃

海陽張真人者不知所自順治初年來邑東
北菩薩頂結菴居焉坐卧一蒲團外無長物
恒累月不食薇村有泉頗清冽日往掬飲無
間寒暑嘗云吾遍遊天下水味無踰此泉者
人有疾病求之摩其頂立愈小兒經其撫摩

終身不出疹痘一日告人曰今夕當有大風
雷雨宜扃戶早寢衆素神其言從之夜半狂
風振屋雷雨交作比曉晴霽失張所在峭壁
上炭書一七律曰孤峯雲隱舊山堂遠寄萍
踪到此鄉不羨高車雲節擁可堪松蓋晚風
涼南宮行蒲三千錄北院蒲團六月長今夕
乘鸞歸海嶠碧桃開處姓名芳歷經風雨不
沒至今猶存方張之羽化也有海陽人訪友
盛京遇諸途詢所往白久坐蒲團聊航海自

遣耳臨別出紙裏一具封緘甚密授之曰他
日值困苦時投紅爐中當有濟否則萬勿輕
啟某受而歸始知張已化去即所遇之辰越
數載邑大饑饔飧不繼忽憶張言拆視之有
物如兒拳質似鉛而色黝然試投諸火烟霧
迷空舉室頓暗頃之烟消變為黃金遂易升
斗得度荒歲云

諸城士人某春日遊山迷路徬徨間見一道
人担柴自山凹中嘯歌而來問之曰吾有句

能對即示爾歸逕士稽首求教道人指肩上
柴謂曰此木為柴山山出士思索移時不能
得句道人笑曰若亦士子耶言訖其去如飛
士旋得路出告諸同人莫能對予宗人內翰
中孚聞而對曰因火成烟夕夕多時年方總
角也

招遠村民某豕爪生拇指間自云前世居某
村值歲饑為人鬻子女私得錢數千文歿後
謁冥王怒其喪心圖利叱逐而出忽聞絲竹

盈耳跡之見數人着綵衣登臺演劇悅焉亦
易衣入隨之跳舞失足墮臺下驚起回顧鬣
毛被體蠢然豕也遇矢知其穢而馨香撲鼻
不覺啖之至飽比長恐肥脂遭屠宰恒經日
不食腹餒甚輒復食稍食即肥旋被屠人牽
去縛諸床舉刃刺之遂狂呼而奔視所著仍
前綵衣有數人自後呵曰速追至褫其衣頃
諸人簇擁而上撲諸地爭解剝之衣粘貼肌
膚痛不可忍掙脫逸去尚餘半袖倉皇前奔

驀然墜深坑中聞人語曰生矣男也張目審
視復易人形但肢體短小耳豕爪在手其即
半袖之未脫者與

予族人某冬日樵磁山見青草數莖嫩綠可
愛有羣鳥飛翔啣去疑為仙芝擷數莖茹之
頓覺身體憊甚踉蹌而歸昏迷僵卧累月不
醒驚蟄始恍然寤所啣者豈蟄草與姑錄之
以俟博物君子

予邑侯段公堅陝西人前明嘉靖進士狷介

廉明為衆所服每逢丁祭先期齋居蔬食羊豕必親飼不假手僕隸歷數年不少懈某歲值祭日享獻未畢大風驟作殿上燭光閃爍幾減少頃風定神几上有燭油書仲由享祭四字蓋公精誠所格也

楊氏清江人適太學生蔣良紱蔣雅不喜浮圖常作闢佛論諷示同人一夕夢遊佛殿遶之三匝神像皆旋轉向之作努目狀覺語妻孥不以為意未幾蔣忽精神昏瞶兀坐若呆

遽起繞屋者三止之不得氏驚曰向夢其凶
讖乎踰刻而卒翁姑在堂遺孤甫五齡家綦
貧無隔宿糧氏躬勤織紵養親撫孤至老彌
篤鄉里賢之

姚公啟聖有女端慧工詩句無善丹青及笄
頷下忽生髭剃之彌茂遂任之後長至尺餘
乃易道家裝繪大士像懸樓間長齋禮拜無
間晨夕終其身不下樓雖至戚罕有見其面
者

桐城方監司煒雍正初被議僑寓臨清人以
室多怪異告弗之信居載餘毫無見聞有戚
蕭某自南來訪設榻廳舍觀書至夜分將就
寢驀見一白鬚叟方巾潤服昂然而入甫欲
通問叟輒舉手拱揖遂噤不能出聲叟造几
前取書從容翻閱至得意處擊節稱賞竟數
頁一垂髻童子捧茶至叟執杯畧讓旋自飲
飲訖袖微拂童子俯首趨進叟以拳擊其頂
童子即蹈空而旋捷如車輪每一擊輒應手

而轉閃爍奪目後轉益疾第覺涼風颼颼砭人肌膚蕭已頽然如入夢境矣天明僕起見蕭昏卧喚之乃蘇其宅後亦無他異蕭歸歲餘歿

余家有祖遺公宅一區凡族人寓其中者不數年即貧乏他徙後傾圯拆毀梁隙有木寸許鏤兩馬駕車向簷外作奔馳狀御者鞭其後乃知為匠役厭勝之術也或謂營造將落成時取鋸木行馬立大門左架以丈木置斧

一柄於其下逼令衆匠跨之即可解然斧須木師所手執者方效未知信否

余邑東鄙有村人娶婦某氏合卺後見婦和衣縫紵周密且不與同榻稍犯之則啼泣堅持經數月無轉意翁姑憂之而難於啟齒託氏母曲為勸解不聽姑無如何乃曉之曰婦以承祧為孝吾二人年已向暮又無他出今若此則戔戔一脈將何賴焉且爾孑然一身異日安所託也婦聞言不答而意頗動是夜

夫往就之遂相歡好次宿仍堅拒如初而婦
已受孕踰歲生子夫旋歿婦撫孤養親終其
身無間

楚有諸生某績學能文每入闈輒不能終場
乾隆辛卯頭二場俱畢文頗佳深自喜三場
漏下二鼓五策將脫稿正搦管吟哦忽一人
倉皇奔入急呵止之而硯覆卷上已墨濡淋
漓矣其人乃鄰號生緣如廁見一物大如斗
黑氣彌漫自地中栩栩起驚駭急走未遑審

視遂悞入某執卷求易辭過激監司怒其傲也遂出之

陝西廣安城外有河名延河每山水漲發波濤迅激轉巨石如彈丸而漂木甚多居人競撈取以為利一日將暮聞水中語云爾在此我往洪洞去矣衆疑訝間忽砰然有聲若巨霆驟作見一物黝然而黑冲波直上至城東女牆而墜奔視之乃鐘也驚為神因即地而覆以亭鐘鐵質大數十圍厚寸許篆文類蝌

蚪不可辨識撫以指聲轟轟不絕擊之可聞
十餘里邑故多電初起時有怪雲如墨惟鳴
鐘俱紛紛散滅後晤晉省人云洪洞縣有銅
鐘一具亦自空中飛墮者稽其月日正廣安
落鐘時也

周將軍倉殉節麥城而墓無可考乾隆辛卯
余宰當陽稽其遺跡即古長坂坡曹劉交兵
處也因訪麥城故址在邑東南四十里久被
沮水冲塌成河僅存堤塋名曰麥城堤有任

生者夢將軍示以葬所遂告前令陳公掘其地深丈許露石墳一座頗堅固乃掩之而築墓其上植碑以表焉或有疑任生偽託者夫去地丈餘烏知有墓且一經掘視昭然不爽則將軍之英靈所格未可妄非矣

蘭陽世宦侯某素饒於財任四川學政頗尚苞苴探知某生殷富特索重賄靳弗予乃故置劣等將施夏楚生哀祈不允仰天呼曰冤哉咎也我死必為娼盜以報汝歸即自縊侯

聞之心悸恒忽忽如有所失及旋里宦囊豐
裕復置良田數百頃富甲一郡尚乏子嗣姬
妾十餘人俱無所出心惡某生語乃盡遣焉
時夫人年已五旬忽懷孕分娩夕侯獨寢書
室夢生自外來竟入內室急起逐之躡闥而
踣遂驚寤而夫人已生子矣侯知為孽報欲
勿舉夫人不可比長頗聰慧但性好遊戲屢
責弗悛未幾夫婦相繼去世恣意荒淫不三
載貲產蕩然僅餘大厦千間而已無何妻歿

屋亦轉售蹴居茅舍貧不能支遂縱姬妾與人通初猶諱飾繼則要於路曰我某氏孫某氏子也因貧無奈遂醜顏為此耳及諸姬老大計無所出結無賴習穿窬之術為主所覺縛送邑宰宰廉其家世曲宥之未幾病死鄉里每羞稱焉